

原始森林之路

□艾平

网状的路在原始森林秘境中缭绕。这里是呼伦贝尔境内，大兴安岭北起点地域，额尔古纳河右岸，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、未经生产性开采的原始林区。当我登上长梁北山的防火瞭望塔，顷刻间被扑面而来的壮阔和深远惊倒——阳光明亮清澈，天空剔透到冰蓝色，群山连绵，大河逶迤，植被缜密而华美，犹如漫卷的丝绒跌宕起伏；樟子松、白桦、偃松、落叶松、红松参差葳蕤，斑斓着岁月的深浅。那驼鹿、棕熊、猓狗……种种野性的生命在何处继续奔放？万山幽静，百兽归隐，正是天长地久的景象。

我们走来的路呢？它在山林间，像穿梭在丝绒上的银线，细若游丝，时隐时现，纤细几近虚无。

这片将近100万公顷的原始森林，得益于远在高寒边地，躲过了大采伐的油锯。1999年，北部原始林区森林管护局成立，这片森林从此进入全封闭管护状态，采金、狩猎、打渔、采山珍者，彻底清零，游山玩水之人止步，威胁森林安全的雷击火，被全天候监视。因为7个无人区管护站的供给，因为消防部队需要及时抵达火场，因为护林人员需要常年巡山，因为这里每一寸土地，每一棵树木，每一种动物都需要安全，路，成了这里不可或缺的命脉。

带领我们考察的是管护局的工程师梅玉生。20多年来，他一年总有大半年在林子里工作。说到这片原始森林的天气、地质、动植物，他深情难掩，如数家珍，他已然将身心融入了森林，或者说，森林已经长在了他的生命里。在我们瞪大眼睛四处寻觅的时候，他突然说，快停车，一边举起了相机——原来，路旁的阳坡山腰，有一头大马鹿在晒太阳，因为饱食了夏季馈赠的归虫草和柳树枝叶，它灰褐色的毛皮光泽熠熠，身肢强壮矫健。它静立看我们片刻，不慌不忙地走进了林子。马鹿的从容让我有点意外，梅工程师告诉我，这里的马鹿很多，深秋交配的时候可汇集40多头的群落，它们每天跨过这条路，去河边喝水，路让它们见了世面，知道了车和人的存在，也知道人并不是它们的天敌。

在我看来，世上任何一条路都是生龙活虎，它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阵痛，就有巨变，眼下这条路，却不属于那种走的人多了，也就成了路的路，它不期望宽阔，拒绝热闹，终年车马稀疏，瞻望着山林，避让着动物，小心翼翼地存在着，走在这样的路上，我们时刻都可以看到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细节。

梅工程师接着告诉我，有一天，他在公路上看见远处横着一大截黑色的过火木，走近一看，竟然是一头熊卧在那里晒太阳，梅工程师都到了跟前，它却不为所动，轻轻按了下面

叭，它才慢悠悠地站起身，极不情愿地让开了路。传说熊瞎子打立正，这头熊还真的站在路边，行注目礼一般，看着眼前的车离开。梅工程师说，你就沿着这条路走吧，可热闹呢。一场小雨过去，我们又看到了4只在路边跳跃的豹子，它们遁入林子的身影极具美感，躯体伸直如飞箭，雪白的臀部，随豹子的左右跳跃迷炫着追逐者的眼睛。豹子作为食草动物，一生以逃避为功课，据说到了冬季，豹子侧卧在雪地里，把头扎在雪中，只露出一个与雪同色的屁股，就这样保护了自己。现在，它们到路边干什么来了呢？一路上我不停好奇，不停发问。梅工程师说，不是下雨了嘛，林子里的腐殖层潮湿泥泞，路面平坦没有积水，太阳出来了，还暖洋洋的，所以公路成了动物们求之不得的小憩场。当然，聪明的动物虽然不再害怕汽车和人类，却不会放松对天敌的警惕，它们懂得择机而行，趋利避害，往往能够出神入化地保护好自己。

话题落在这条路上，梅工程师一连串的故事讲不完——暮霭将至，山间弥漫起黑红色的帷幕。汽车的对面，一对小灯泡般的光点漂移晃动，梅工程师凭经验知道是个不小的动物。稍近，看出是一匹威风凛凛的森林狼。它向前探着头，呲着牙，满目凶光，发出低低的咆哮，迎面逼视着梅工程师的汽车，梅工程师停车，意在给狼让路。狼却站立了起来，高举起两个前肢，分明是在拦路。真是难得的拍摄机会，梅工程师端起长焦，狼随即开始亮剑——它像投篮的运动员那样纵身一跃，跳起将近一人高，同时发出高亢的嚎叫。梅工程师的相机咔嚓咔嚓地连拍着，狼继续原地弹跳，嚎叫，天渐黑，那声音在山间回荡着，很瘆人，估计狼的团队很快就会赶来。两三分钟后，梅工程师拍摄完毕，留下了一连串不可期遇的镜头，上车后退，那狼立马便息鼓，跳下公路，进了林子。

我听得心跳直加速——这么凶的狼，你怎么不害怕？梅工程师一笑说，我知道狼不过是想把我赶走，因为这里是它的领地，我影响了它狩猎。狼也知道我是回路，不会进攻它。果真，当梅工程师原路返回的时候，在路边看到了一具马鹿的残尸，看上去被狼掏过不久。

貌似亘古的食物链法则，处处留有进化历程留下的伏笔。随着环境的变化，觅食的大军立马刷新策略略蠢蠢欲动。梅工程师告诉我，几天之后，他再次经过这里，老远就看到有个团块状的东西，像被抻开的破被似的在路边悬移着，拿长焦一调，竟然是5、6头野猪在撕拽着那头马鹿的毛皮。狼的剩饭，貂熊尝过，松鸦啄过，现在轮到野猪做最后的饕餮。缤纷的生命就这样在林中弱肉强食，到头来殊途同归，成为万物重生的土壤。

试想，假如这是一条四溢火药气味或者暗设陷阱猎套的道路，森林的故事该走向何方，还会有眼下略带伤痛的美轮美奂吗？还会有如此物竞天择的绵绵瓜瓞吗？我们见过太多的生态陡变，好在人类也像林中的动物一样，总结了生存经验，悟出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必须满怀敬畏，与大自然共生共荣，那种人进草退，路到林毁的悲剧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伴随无休止的好奇和感叹，我们继续在原始森林里迂回。梅工程师的解说亮点爆棚，窗外的森林步步惊心。当一双耳目不够用的时候，手机成为另一个忠诚的聆听者，被我置放在梅工程师的身旁。我则全神贯注地巡视着车窗外的山林，一会儿为没看清紫貂掠过的身影遗憾；一会儿又忙不迭地喊停车，结果还是看着松鸦和飞龙瞬间飞远。我像一个小学徒那样，试着揣摩梅工程师看山的眼光，似乎稍微有了些许心得。当梅工程师又一次叫停汽车的时候，我也想到梅工程师肯定会在这个点位停车，猜他是想让我看看路边接二连三的石英岩颗粒堆吧？

由于富含金属矿藏，石英岩颗粒堆在阳光下呈现五光十色，其尖顶，1米多高，很像袖珍的埃及金字塔。我以为那是修路剩余的碎砂石，漂亮而已。万万没有想到，梅工程师告诉我的是一个小小的惊天大奇迹。

说这个奇迹小，那是因为，奇迹的创造者太小，整体不足1厘米，不用放大镜，它的三对肢脚，三节躯体，简直无法看清楚，它那精密到堪称生物芯片的脑袋，也就小米粒大小。它们就是尘土一般生存在大千世界里的蚂蚁。

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有红、黑两种蚂蚁，我们遇到的是红蚂蚁，学名没错的话应该是褐林林蚁。梅工程师让我抓起砂石堆上的砂石颗粒放在手上细看，砂石颗粒中混杂着数只红蚂蚁，它们显然有点惊恐，在我的掌中无方向地乱转着。哎呀！我明白了，这原来是一座座覆盖着砂石粒的蚂蚁巢穴。

我的问题来了——是谁用砂石颗粒全覆盖了蚂蚁巢穴的表层？是蚂蚁们吗？蚂蚁的社会性结构使之可以做到万众一心，可以造就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工蚁兵蚁团队，可以托运重于个体身体400倍的物体，可以呼啦啦地毯般地冲向战场，可以使用铺天盖地的阵仗压倒敌人……蚂蚁一枝一叶垒起来的穴山，一般出现于温暖潮湿的森林腹地，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路边，而且鳞次栉比，成群结队，像是一次循序而来的大动迁？如果是蚂蚁所为，那么它们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地美化自己的城堡呢？即便是一次新蚁王登基，也没必要如此殚精竭虑吧？要知道，从公路上搬

动一颗砂粒，运送到路边的巢穴上，很可能需要数以百计的工蚁付出生命。

梅工程师没有太高的学历，他用勤奋的双脚踏遍林海群山，看到了大风景，也凝视过小生命。我去了两个他安置在林子深处的小房子，那些薄铁皮的小房子简陋狭小，时刻处于蚊虫和猛兽的威胁中。他说，日夜蹲守才能掌握微妙的森林生态，也是乐在其中。他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影像资料，不知道他是怎样战胜的那些漫漫寒夜和似火骄阳。

梅工程师是先从熊说起的。熊是蚂蚁不可抗拒的天敌，蚂蚁身上的蛋白质，是熊脂肪的来源，也是熊越过寒冷冬季，春天生熊崽的必需营养。熊来到蚂蚁穴堆前，随便一巴掌，就毁了蚂蚁几辈子励精图治建起来的家园，然后，它就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往嘴里抿蚂蚁，直至把蚂蚁之国，通通装进肚子里的焚化炉。熊来临，相当于蚂蚁国度的天塌地陷。

蚂蚁用砂石颗粒覆盖穴堆，绝不是什么浪漫的行为艺术，事实上，那是在铸就保家卫国的铁壁铜墙。当熊肆无忌惮地靠近这些让它感到焕然一新的蚁穴，立马就尝到了精诚所至的厉害。它傻乎乎地一巴掌，吃进了满嘴的砂石颗粒，砂石颗粒嵌到它多褶皱的舌头上口腔里，咽不下去，又吐不出来……蚂蚁们就这样一剑封喉，让熊绝了念想，从此退避三舍。这个细节，让我当场瞠目结舌，连连赞叹，却百思不得其解，蚂蚁是怎么发现了路，发现了路面能够提供为自己所用的砂石颗粒，进而将其汇集到路边，实施了如此巧夺天工的工程？一条路出现在蚂蚁的世界里，莫不是也像火第一次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中那样，对进化产生了划时代意义？

这是个千古之谜。对于聪明绝顶的人类来说，博大的原始森林里形形色色的谜面还有很多。

原始森林之路和梅玉生工程师的讲述始终贯穿着同一个主题，那就是不用处理盆景的方式干预生态，相信大自然的自我调节功能，相信一切都可以自然而然地嬗变或者轮回，正如森林母亲正在收容着一条谦卑的路，渐渐使之成为自身的肌体。

（艾平：国内著名作家。曾任呼伦贝尔市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，呼伦贝尔市作家协会主席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。现为内蒙古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席，中国散文学会理事。出版多部散文集和长篇报告文学。曾获得第七届、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提名、徐迟报告文学奖、百花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北京文学奖、华语最佳散文奖、冰心散文奖、汪曾祺散文奖等重大文学奖项以及内蒙古多个重要文学奖项。）

兴安达子香

□朱明东

岭。每当达子香盛开时，母亲就经常向山岭眺望，视线里，一定有漫山遍野的达子香。达子香名不见经传，它不似牡丹富贵，也不似玫瑰娇媚。林区开发建设以来，达子香把所有朴素的美都回馈给大兴安岭和生活在的人们。这种回馈，无疑是一种恩泽，它让大兴安岭不再寂寞。

越是艰苦，达子香就越美越香。林区开发建设者们正如达子香，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达子香。多少年来，万千开发建设者战胜各种困难，不仅站稳了脚跟，为共和国建设提供无数优质木材，还献青春、献终身、献子孙，为林区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储备。寒时，达子香不见美，一到春回大地，达子香就把美显现。美了山，美了岭，美了所有人的心。莫道达子香只惜春，其实早在严寒时节，它就踏上奉献的征程。任风虐雪饕，它坚强地站立着，坚强地积蓄美的能量。哪怕风一阵强似一阵，雪一次比一次狂，也因不住它生命的灿烂。一绽放，它就全身心去把生命点燃。在点燃生命的过程中，它迎来无限的春色，还有山岭上丰沛的光。而这，不正是大兴安岭建设者生命的写照吗？

寂寞的不再寂寞，荒凉的不再荒凉。大兴安岭是宝地，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还是。哪怕风料峭了山岭，达子香依然闪烁着明亮的眼，把大兴安岭扮靓。我热爱达子香，那大兴安岭特有的芳香。这种热爱，是对大兴安岭精神最朴实的颂扬。



节气书（夏）

□王秀竹

立夏

给事物以高光。最为耀眼的部分，从暗影里脱颖而出。高声部。领唱。啄食的声音来自田间课堂。有新作问世。绣穗的心情妙不可言。石头，继续以沉默说史。也有一些草，集体弄笔，写草书。

小满

满和不满之间，低矮的植物夜夜伏案。蜂蝶是长着翅膀的农夫，劳苦里采到甜。

年轮，关于树的阐述引经据典。草本、木本的抒情由浅入深。一场雨，让久等的伞撑开初衷。一种香，被花朵酿了又酿。一怀愁，熔铸枝叶内部的青铜。小满，请允许我以一穗麦子的身份，直接喊出你的名字，喊故土，以及我们共同的不满和满足。来不及擦去汗水的日子里，我还会用麦子的青芒让你疼，也疼你。很忙很累的节气，风撩舞袖，汗湿青衫。空气弥漫酒窖的味道，大片大片的庄稼散发体香。好的消息不绝于耳。花朵谈情说爱，叶子无暇清欢。布谷鸟的唱词格外勾人。

大地，以极丰富的想象和语汇进入创作期。当耕者俯下身子的那一刻，一个叫“卑微”的词，就像青苗一样站了起来。

芒种

芒种。忙种。走进六月很足的阳光和雨水，种豪气，种柔情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农民。芒种。忙种。很忙很累的节气，一定与我们捧着的饭碗和精神粮仓有关。

夏至

太阳早出晚归。以普世的热，同土地相谈甚欢。最长白昼的光照里，花朵预告果实。弹性枝条，显示发达的肌肉群。所有异想，纷纷进入作坊和生产线。满腹经纶的大树，鼓足干劲的小草，发光发热的汗珠子，已成为太阳优秀的后裔。这直抵万物内部的真，这付出，是无价的。

小暑

流汗。高烧。渴。一些植物的表达开始虚弱。多么期待云朵俯下身来，肯定一下麦田、土豆地和豆角花，并慰问所有平凡中一直努力的苦行。团结互助的蚁队，辛劳的蜂群，松针刺绣的工匠精神，白桦林干干净净的心情，它们的价值观也该得到承认和颂扬。

在小暑。这些不同绿荫里，活着多少寡言的雨水啊，也就愈加敬重和想念雨水了……

大暑

大暑是以热著称并激发天下的。一副热药。成份：热肠、热衷、热泪、热血、热烈、热情、热爱。主治：气滞、郁结、缺氧、萎靡、阴盛、心灰意冷。定期服用，可盛满并呈现阳光的样子。温馨提示：热汗淋漓，是服药后的正常反应。其它：中暑，或个别紫外线过敏症，另需问诊。这热，是由里向外，有重量有高度的。这热的大暑，与浮与发烫与虚妄和躁无关。

（《夏至》绘图：康文磊）



安格林小雨

行走在安格林小木桥上，潺潺河水从脚下流过，像一面镜子倒映两岸的树木。影子，在碧波中荡漾。微风轻拂，掠过心头。青蛙在长鸣，鸟儿在歌唱。天空飘来蒙蒙细雨，萌萌地打湿了我的头发。如丝的细雨洒在河面上，晶莹的水珠在树叶上打滚儿。我仔细寻听着小木桥遥远的声音。此时，我为什么双眼潮湿，因为安格林绵绵小雨，洒进了我的心里。

红豆

醉人的香气，弥漫在没有约定的日子里，我们相遇。风，是我们为牵手的红娘；雨，为我洗净一路的风尘。

寻找你，在大山的深处；寻找你，在山岭的北方。莽莽林海，遮不住你的身影。绿色的枝叶缠绕着诱人的红唇。



大岭风情

□武永杰

（散文诗四章）

摘几颗红豆。我轻轻把它捧在手心，让相思充满我的心房。

牵手松

你伸出手臂，轻挽着蓝天大地。几度风霜雨雪，几回岁月年轮，只微微笑着迎接一个个的旅者。

你妙手拂尘，念人间正道，把“平安祝福”送给苍天大地，送给山间的每一个生灵。

森林

走进森林就会发现，没有两株相同的树。森林是一种温暖的存在。它们从不说话，但清风和它对语；它们从不行走，但白云为它漫步。

你是卫士，你是骄子。你将根须扎进泥土里、石缝间、瓦砾中……用信念撑起一片蓝天，用胸膛筑起一道绿色长城。